白天奔忙工作，夜晚文艺“加油”

广东“艺术晚课堂”全面启动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粤文旅宣

暮色降临，广东省文化馆综合楼各个课室的灯光亮了起来。一群刚刚下班的年轻人陆续进入，或跟着老师跳起“活力燃脂舞”，或临摹名画，或围读剧本，尽情享受艺术带来的身心愉悦。这是近年来广东省文化馆“晚课堂”的日常景象。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艺术晚课堂”惠民项目，并于6月27日起陆续开启线下课程报名。该项目首批课程以夏季班为起点，联动全省60多个文化场馆，设置201门精品课程，提供超1660课次、6000个学位，精准满足不同群体需求，以多元的艺术培训课程提升群众文化素养。

▲▶ 学员们在学习绘画、舞蹈

A 艺术晚课堂成上班族新宠

“艺术晚课堂”惠民项目推出前，广东各地已打造了众多“文艺夜校”品牌，包括广东省文化馆“晚课堂”、东莞“市民艺术夜校”、珠海“沐夏夜课”、佛山“艺启未来”等，成为市民群众生活的新风尚。

广东省文化馆“晚课堂”自2022年推出，已经成为上班一族夜间生活的新宠。该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晚课堂”项目采用“错峰共享”模式，精准把握中青年群体工作日晚间及周末的空闲时段，有效化解了公共文化服务中时间不匹配、受众年龄单一、资金紧张等难题，逐步构建起自我驱动的“中青年文艺夜校”良性发展生态。

据统计，三年来，“晚课堂”打造了集“兴趣+技能+减压+社交”四位一体的特色课程体系，成功开设钩针编织、点心烘焙、暴汗瑜伽、古风爵士、剧本围读、“玩转”AI等数百门课程，惠及群众超2万人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老少热”迈向“全龄共享”，让文化馆真正成为老百姓的终身美育学校。

在深圳，针对青年群体工作日时间紧张的问题，宝安区文化馆推出“青年夜校”，利用晚间时段开设书法、手机摄影、黄梅戏、舞蹈等课程。这些课程一经推出，名额很快就被抢光，“一席难求”。

在全省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开展各种夜间培训的基础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整合资源，推出“艺术晚课堂”惠民项目，满足市民的文化艺术需求。

B 在家门口学会了用『数字人』

“艺术晚课堂”能成为上班一族夜间生活的新宠，与其时空便利息息相关。

针对现代人“白天忙于工作奔波，夜晚渴望精神滋养”的普遍心声，广东“艺术晚课堂”精准锁定晚间黄金时段，高效利用公共文化场馆夜间资源，以省、市、县（区）三级文化馆为主阵地，高效利用各级文化馆教室、剧场、展览空间，同时延伸至社区、企业、城市广场等，将优质文艺课程真正送到群众身边。

在广州市黄埔区创意大厦的上班族，下班后步行几分钟就能走进文化馆学习油画、书法、中国舞；在湛江市霞山区的居民，饭后遛个弯就能到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学习声乐或钢琴。“以前想学个乐器，要么时间冲突，要么培训机构又贵又远。现在下班后在家门口就能学，真是太方便了！”广州市民陈女士的感慨道出许多学员心声。

学员黄女士表示：“报名‘玩转AI’课程后，我系统学习了AI知识，给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作为摄影自媒体人，我借助‘数字人’在自媒体平台开展教学，还利用AI技术优化拍摄作品，大大节省了录制时间和人力成本。”

C 课程内容精准满足多样需求

“艺术晚课堂”的核心吸引力，还在于其丰富优质的课程本身。翻开课程表，琳琅满目的课程犹如一个精心设计的“万花筒”。

内容多样，精准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需求。都市青年可在“暴汗瑜伽”“剧本围读”中释放工作压力；亲子家庭可通过“点心烘焙”“亲子绘本共读”共享温馨时光；银发群体可于“太极拳”“八段锦”中强健体魄；文艺爱好者更可深入“玉雕线描”“木版年画”“非遗汉服缝制”等体验课堂，触摸岭南传统脉搏。

特色鲜明，彰显不同地域文化特点。深圳市推出电吉他流行曲弹奏、数码绘画生成等课程；潮州市开展潮乐弦诗、单丛茶品鉴等课程；揭阳市设置龙狮套路、快板英歌等课程。

师资多元，教学阵容强大。“艺术晚课堂”由专业院团艺术家、高校老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领衔授课，并严格遴选优秀社会艺术机构骨干教师参与，同时吸纳有特长的文化志愿者辅助教学，保障了艺术课程的专业品质。

D 数字赋能上课更高效便捷

“艺术晚课堂”的高效便捷，背后有着强大的数字化服务平台作支撑。

据介绍，该项目立足“文化广东”平台，设置“艺术晚课堂”服务专区，实现全省各地文化馆优质课程的线上全面展示和选课报名。用户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在“文化广东”App、小程序等端口完成智能检索、预约抢课、在线报名等操作。平台还能实时监测课程报名率、用户活跃度、区域覆盖率等关键指标，为优化课程设置、调配师资资源、用户个性化推荐提供技术支撑。深圳市文化馆通过小程序开展“艺术拼团”，实现了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

此外，“艺术晚课堂”除了夜间线下培训课程，还推出线上直播课程、本地自建慕课等教学形式，让更多人“足不出户”也能享受文化服务。

链接 广东省文化馆素人写作训练营开营

6月22日，第三季“文心笔谈——我在文化馆学写作”素人写作训练营在广东省文化馆开营。

本季第一场活动由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张鸿担纲，以《从<白鹿原>到<白门柳>：乡土根脉与文人风骨的共生》为题展开深度教学。50名文学爱好者现场聆听，在文学道路上追梦前行。

“文心笔谈——我在文化馆学写作”素人写作训练营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两季、共24期，吸引了上千名学员参加。

本季活动以“文学经典的时代新表达”为核心主题，精心设计8期名著精读写作课、1场“文学沙龙”及1场“文心讲坛”，时间跨度从6月持续至10月。课程甄选经典阅读作品为教学范本，特别邀请张鸿、申霞艳、朱志刚、郭冰茹、王威廉、曾铮等资深作家及高校学者担任主讲人。

本季“文心笔谈”进一步创新教学方式，搭建线上写作小组并设课程助教，助力学员与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建立创作联结，共同探寻写作道路上的共鸣与成长。新增的“文学沙龙”“文心讲坛”特色活动，可使学员近距离与知名写作者交流。

开营仪式上，广东省文化馆副馆长郑岂凡在致辞中指出：“在AI写作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饱含生命力的文学创作。”

随着“文心笔谈”品牌的持续深耕，广东省文化馆正逐步构建起“普及教育-创作实践-成果展示”的完整生态链，为素人写作爱好者打造真正“零门槛、全赋能”的文化创作空间。

一周艺文

文字整理：李力

古埃及文明大展 中新网

大展

250件古埃及文物将于11月首度亮相香港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6月26日在港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于11月推出特别展览“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此展将汇集250件来自7家埃及重要博物馆的珍贵藏品，所有文物均首度在香港亮相，其中不少更是首次在埃及境外巡展。

据悉，“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特别展览将于2025年11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举行，是继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之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第二次直接与亚洲地区博物馆合办埃及文物大展，也将成为香港历来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展期最长的古埃及文物珍宝展。

演出

国家京剧院等将开启“国粹京剧·扬帆出海”主题航季活动

国家京剧院等策划于9月至12月间推出“国粹京剧·扬帆出海”主题航季活动，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为载体，创新打造京剧艺术国际传播平台。

据介绍，主题航季旨在通过京剧演出、主题讲座与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邮轮+文化”融合发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上文化新范式。

表演

舞台剧《两京十五日》将全国巡演

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舞台剧《两京十五日》将于6月29日开启2025年全国巡演。该剧通过具有写意风格的中式舞台语汇，描绘一幅明代大运河沿岸的历史风情画。

该剧将在德州、北京、上海、泉州、广州、宁波、南京等城市巡演。

E-mail:hdjs@ycwb.com

初次见面·劫后重逢·最终“合影”

王蒙与“第一恩师”萧殷的难忘经历

□陈家基

中国文坛上，有这样一对师生——他们相识相知于课堂以外的一处私人住宅，不是师生却胜似师生；在特殊的年代，阔别二十余载音信全无，再见后不久却成永诀；他们终生没有留下一张合影，唯一的“合影”也是学生在恩师的雕像前留下——这就是萧殷与王蒙一段跨越了三十多年、三个地点的师生情。

壹

每当提到萧殷，王蒙总是尊称他为“恩师”或“萧殷师”。

1982年2月，王蒙在访问美国回国途经香港时，曾接受香港记者的采访，他说：“1954年，我把《青春万岁》第一稿交出来，说老实话，很不像样子……萧殷看了以后，非常重视。所以如果以中国过去的说法，那我的第一个恩师就是萧殷——是萧殷发现了我。”

北京赵堂子胡同8号，是萧殷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北京中国作协工作期间，以自己的稿费购买的一处四合院。院子的北屋是萧殷的书房，也是他看书、写作和冲晒照片的地方。

1955年的春天，赵堂子胡同8号北屋的这间书房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负责人吴小武，另一位是他引荐给萧殷的刚刚二十岁出头的《青春万岁》的作者王蒙。

28年后回忆起当时的会见，王蒙写道：“在那里，文学的殿堂向我打开了它的第一道门，文学的神祇物化为一个和颜悦色的小老头，他慈祥地向我笑，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

“小老头”笑嘻嘻地对王蒙说：“这部稿子我看了一个多月，它零零散散，却能吸引我读下去……看了你的作品，叫人感动……虽然片片断断，但是发光。”萧殷热情肯定了小说的基础，郑重表扬王蒙的“艺术感觉”，同时指出了结构上的问题是“缺乏主线”。

尽管此时的文学青年王蒙还是第一次听说“主线”，但问题却被萧殷一针见血地点了出来。此后，一连八个星期天，王蒙都会来聆听萧殷面对面的指导。萧殷并不直接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而是每次给王蒙讲两三个小时，从分析中外名著入手，联系他的稿子，帮助他提高认识。针对王蒙艺术上的弱点，萧殷强调说，你的小说要有一条矛盾的主线，而且这条矛盾的主线要深入那些出身各不相同的学生的家庭中去。王蒙接受了萧殷的意见。

于是，时任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萧殷，由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出面，以中国作家协会的名义出具公函，为王蒙请得半年创作假，让他改好《青春万岁》。

王蒙用了八个月时间，把小说改出来了。

贰

1957年11月，萧殷准备离开北京，带着户口与组织关系回家乡广东省龙川县佗城去搞创作。被打成“右派”的王蒙闻讯，最后一次来赵堂子胡同看望萧殷。

师生两人坐在沙发上，进行了一次长谈。分手时，萧殷送给王蒙两条从家乡带来的“斗鱼”，或许是让心爱的学生以勇于斗争的姿态去面对未卜的前途。

这一别，两人就26年没有再见面。

但王蒙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萧殷更没有忘记自己的学生。1978年，萧殷在《创作随谈录》中说道：“1957年，我在广东家乡搞专业创作，到下半年，中国作协要我回北京参加‘反右’运动。回去不久，就得知王蒙被划为‘右派’；而他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虽已排印出来，还来不及装订封面，就夭折了。我当时的心情是沉痛的，痛惜一个刚刚闪出光芒的人才被摧残、被毁灭。我曾接触过无数的文学青年，但从没有这次那样难过。”

离开北京回到广州工作以后，萧殷一直惦记着王蒙。但在那个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二十多年中，他和王蒙彻底断掉了联系。一本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排印的校样，被他自己装订成一本没有封面的“白皮书”（萧殷女儿萌萌的原话），从北京带到了广州，成了他对王蒙思念的唯一寄托。

萧殷的夫人陶萍回忆道：这本没有装订上封皮的《青春万岁》清样，萧殷把它摆到书柜里，遇到“靠得住”的青年，还借给他们阅读。记得不止一次，在夜阑人静时，他拿出这本清样翻着，很久很久对着它出神。一次，不知他翻到什么地方，忽然叫我过去，说：“你来看，这里写得多精彩。”

那些年里，萧殷不止一次向熟人和朋友打听王蒙的消息，托到新疆出差的人去当地打听，然而，王蒙就像消失了一样，没有任何的音信。

就在萧殷正紧锣密鼓筹办《作品》复刊时，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从新疆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万分惊喜。他还未看信的内容，就高兴地对陶萍喊道：“啊，王蒙来信了！”王蒙的来信，成为萧殷全家的欢乐。

王蒙是从朋友处得到了萧殷的地址，试着给他发信报平安的，他诉说离别这些年对恩师的思念：

“日前秋耘同志来信时曾经提到您对我的关心，我立即回信向他打听您的通信地址，还没有等到他的回信，黄伊同志又来信说到，他在广州和您会面的情况，并转达了您的关怀，令人肝肠顿热！阔别二十余年了，想来我第一次向您求教的时候，我自己才满二十岁。许多的日子过去了，许多的事情经历了，如今，我又在边城乌鲁木齐向身在南国的您投书问安，怎能不让人感慨、欣慰呢。我的情况可能您已有所闻，不赘述了。我今年四十三岁，自觉年富力强，虽然外貌瘦弱，倒还顽强。去年我还从五米高的悬崖上跳到水库里去游泳呢。这十几年考验的日子，虽然也时有苦恼和迷惘，但我并没有消沉，没有虚度年华，没有走上邪路……”

一纸飞鸿，在分别二十一年的这对师生之间架起了连接的桥梁。萧殷立即给王蒙回信，说明《作品》即将复刊，请王蒙投稿。于是王蒙把自己复出后的第一篇小说《最宝贵的》寄给萧殷，萧殷立即在1978年第7期《作品》复刊号上发表。

此后，两人书信来往不断。

叁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王蒙的《青春万岁》。萧殷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一封来信，邀请他为《青春万岁》写序言。

此时正是广东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萧殷正忙于筹备11月份在顺德和广州召开的包括三十位有影响的文艺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并讲话，身体已很衰弱的萧殷为此付出了超负荷的时间与精力。因此，接到信后，萧殷给出版社回复说明了无法按照要求写序。

后来，《青春万岁》在出版时没有请其他人另写序言。因为在作者王蒙的心中，只有这位他人生中的第一恩师，才是为此书写序言的不二人选。

1983年，萧殷因为病重又一次住进了广东省人民医院东病区病房；3月，王蒙特意前去看望分别了26年的恩师萧殷。

当时萧殷的病情已很严重，由肺气肿变为严重的肺心病。本来就瘦弱的身体变成皮包骨头，体重只有三十余千克。当王蒙夫妇走进病房时，萧殷刚吃过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休息。他突然睁开眼睛，看见床前站着一位穿大衣戴着眼镜、仪态潇洒的中年人，正向着他微笑……萧殷一愣，辨认不出对方是谁。王蒙立即趋前向他问好，并说出自己的名字。萧殷一听，不觉非常兴奋地支起身来，大声说：“啊，王蒙……你可来了。”顿时，他快活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本来是森冷寂寞的病房，忽然变得欢快和热闹，萧殷瘦削的脸上，也泛起少有的幸福笑容。

欢聚时刻总是那么短暂。最后医生以病人病重需要休息为理由请王蒙等人离开病房。

五个月以后，萧殷与世长辞。

1988年1月27日，王蒙专程到萧殷家乡龙川向萧殷雕像献花（作者供图）

肆

1955年，王蒙多次到赵堂子胡同8号萧殷家中聆听指导时，萧殷曾留王蒙和家人一起吃过饭。六十多年后，王蒙尚能记得萧殷对他强调要用鲜美的“蘑菇酱油”烧菜。

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一直没有留下任何合影照片。

1988年1月，王蒙专门到恩师萧殷的家乡龙川拜谒萧殷雕像。当他深深地向恩师的雕像鞠躬献花时，一位摄影师按动快门，记下了这个瞬间——这竟然成了他们师生二人天人永隔之后的一张特别的“合照”。

2015年，王蒙在纪念萧殷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写道：“难忘萧殷，难忘赵堂子胡同8号，难忘开始跨出第一步时得到萧殷师的扶持，难忘他病重时我到广州医院看望的情景，以及后来我专门去龙川萧殷故乡参加萧殷公园活动的盛况。萧殷师的精神永存，遗爱永在，在他百年冥诞之际，我感到他的诚挚与爱心永远与我们写作人在一起。”

乡音

白鹭翩翩

□石雪萍

周末，到野外摄影，去到时已近黄昏。绯红的晚霞挂在天边，像洇了水的颜料，在银灰色的天空中弥漫，逐渐隐入黛青的远山。与远山相接的，是一条宽阔的河流，夕阳的碎金在河面上跳跃，闪着粼粼的光。一群白鸟翩然而至，它们列着整齐的队伍，贴着河面低飞。是白鹭，竟是我多年没见的白鹭。

我印象中的白鹭，是与家乡相连的。我的家乡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小乡村。村外的河流，像摇篮边上的一条丝绸，缠绕着村庄。河滩就是那条丝绸的滚边，那里有成片的芦苇和庄稼，等到芦苇戴上白花，乡里人总爱提着小凳子，到河滩上收花生、割水稻。一起来的，就有白鹭。

白鹭通体素白，体形纤瘦，颈脖如玉簪般没入积雪之中；铁色长嘴，与之形成对称美的，是墨黑的纤细长腿。也有黄嘴黑腿黄趾的白鹭，在繁殖期，其白脸会变作幽蓝，宛若恋爱中的女子涂上了一层彩妆，光艳照人。这样的白鹭我只在村里的河滩上见过，可惜，现在已不多见了。这群鸟儿似乎与这里的山村河流签订了某种契约，天地宽广，四季更迭，只要时间一到，它们便应约而来了。

白鹭机警、胆子小，要靠近它，必须先找到藏身之所，河畔的芦苇丛就是绝佳选择。大人们在河滩上收花生，我们一群孩子便趁机溜走，猫着腰、蹑手蹑脚地钻进茂盛的芦苇丛里。远远看见雕塑一样立在浅水边上的白鹭，我们不敢弄出一点声响。我们给白鹭起了一个绰号，叫“老等”：“老”，可见时间之久；“等”，可见其状态。老等老等，就是要经得起等，这可不是一件易事。但白鹭真的很能等——好不容易等到小鱼小虾出现了，白鹭依然岿然不动，继续保持着优雅的姿态。一直等到猎物游到脚边，它脖子一伸，长喙直插水中，鱼便到嘴了。凌厉、干脆，不拖泥带水，这沉着冷静又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着实令人钦佩。

白鹭也是天然的艺术家。“一行白鹭上青天”，唐朝诗人杜甫写下这句诗的时候，得好友相助，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重返故里。高飞的白鹭，让这位颠沛半生的诗人在垂暮之年，重新点燃了生命的活力。一千两百多年后的今天，白鹭的魅力丝毫不减。于是又有人形容：“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不错，这“诗”的意境全在山水之间。我闭上眼睛想，还真是绝妙，恍惚中，似乎身体也逐渐轻盈，最后扶摇直上，融入蓝天白云中……

这便是儿时的我，留下的白鹭印象。

长大后，我远离故土，外出谋生，在满是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辗转，已久未见过白鹭的踪影。几年前，听闻在家乡的河滩上，推土机碾过葱绿的庄稼，芦苇被拦腰折断，河水呜咽，抽沙机的轰鸣如白鹭的裂肺长嘶。光着脚的孩子，闪着泪光在河滩上奔跑，他们在追赶即将远行的白鹭。时光的契约已然被撕毁，我只能在心中哀叹：再见，我们的白鹭。

但如今，在这山野之间，我再见白鹭，犹如他乡遇故人。它们锋利的羽翼，划过似曾相识的水面，划开潜藏在岁月深处的封条，露出一道浅浅的哀愁。如果说家乡宛如生命中的一本大书，白鹭就是那列队组合的思乡文字，越读，乡情愈浓。

白鹭翩翩，盘旋着向山那边而去。那边，定然有属于它们的弯弯河流、浅浅河滩吧。